

崔璇文集

第四卷

低垂着头，谁也不敢看谁的眼睛，几乎分不请彼此呼之地共同心跳，青春旺火的躯体似乎溶成一体了。眼睛中仿佛看不见日月星辰，射的白茫、冰波，丝毫觉察不到烈风，吹起葦垛顶上的积雪，摔着脸颊，掉互相贴靠着身子，陶醉在难言的幸福里，好一阵，大芝突然将手挣开，脱开棉袄，朝他身上一披，双手捂着脸朝了一九三七年的麦收。这时，大芝的媳妇王庚大娘做主，把黑顺白姓了双鞋字，打打干净，白柜上贴了双鞋字，大芝结婚后白拜了天地。大芝婚后的生活怀着相同，她做所有的年青姑娘怀着相同的愿望：找个好丈夫，生个高女，像小鸟般地飞来一根，把生活拾缀得旺盛起来。但是，眼前生活急变的浪潮，正朝着相反的方向流去。愈近的电声，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日本人就闯进自己的家门，破灭了她们做女人的仅有的生活的一点渴望，到底等到眼前是什麽？她不敢再想。两条腿沉的像灌上了铅，脚步放慢了。

崔璇文集

长征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亚宁

封面设计：冀 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崔璇文集 / 崔璇著. 北京: 长征出版社, 2003

ISBN 7-80015-954-X

I. 崔… II. 崔… III. ①崔璇 - 文集 ②文学 - 作品综合
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5192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 100832)

电话: 68586781

北京华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82 印张

8 插页 2000 千字

全六卷 定价: 156.00 元

ISBN 7-80015-954-X/I · 226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 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上 卷

前奏 一张旧照片引起的	(2)
一 啊！江城	(14)
二 山道弯弯	(28)
三 友情、爱情	(42)
四 严家大院	(54)
五 桦甸琴声	(70)
六 猎户棚	(84)
七 绑架	(99)
八 拐磨子沟	(111)
九 高粱红了	(125)
十 风雨欲来	(139)
十一 浪头滚滚	(154)
十二 山货庄主人	(168)
十三 小镇幽灵	(183)
十四 江岸血火	(196)
十五 “我们还要回来的！”	(210)
十六 沈阳密信	(224)

十七	陷阱	(239)
十八	堂兄妹	(253)
十九	冻雪	(267)

下 卷

二十	还是那座灰楼	(282)
二十一	在丹麦牧师的小院里	(297)
二十二	翁婿之间	(310)
二十三	疯狂的报复	(323)
二十四	柳门喜事	(337)
二十五	重大的抉择	(350)
二十六	山杜鹃的性格	(364)
二十七	佃户村	(378)
二十八	山林之魂	(391)
二十九	高丽窝铺	(406)
三十	南满星辰	(420)
三十一	赎女以后	(435)
三十二	出其不意	(449)
三十三	严恩涛在岔河哨	(464)
三十四	情系群山	(478)
三十五	马鹿岭战场	(493)
三十六	分手	(510)
三十七	松柏凯旋门	(524)
三十八	恨与仇	(540)
三十九	青色黎明	(554)

上 卷

前奏 一张旧照片引起的

太阳还没出来。高耸入云的起重机吊车,倾斜在初夏朦胧的晨曦里,衬托在拔地而起的一幢幢乳黄、浅绿和洁白的矗立的楼群之中。建筑工地上各种运料车辆,来往如梭地驶过,传来轰隆隆的响声,混合着沉重的有节奏的锤击,电焊发出刺耳的嘶音,爆发出一串串的白晃晃刺眼的火花,闪烁跳跃。这一切都谱成为一支美妙的晨曲,迷人而又充满生命活力的都市乐章,扑面而来。

过去青草丛生,蟋蟀唧唧,堆满砖头瓦砾的滨河地带,人烟罕迹。现在刹那变了样:代替的是京城地图上尚未标出来的新的住宅小区,伫立在河沿的几幢高楼间砌了甬道,修了花坛,盛开着一簇簇鲜艳的月季,栽上了塔形的松、柏、洋槐,在洋灰抹的甬道两侧,还摆着供居民闲坐的漆成绿色的长形木椅。年轻的妈妈领着孩子在这儿嬉玩,老年人唠嗑,真是惬意舒适,使人感到日子过得愈来愈美。

年近花甲的严鹃,她是这片河滨地带的—个居民,也是十几年来,清晨5点多钟就沿着河边慢跑老年男女中的一员,她亲眼目睹了这儿发生的一切惊人变化,实际上也是京都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更是感慨万端。每天,她觉得似乎有股巨大的滚滚热浪,在冲击着她,推动着她,使她精力充沛,瘦瘦的灵活的中等身躯,举止洒脱利索,慢跑的脚步更显轻捷了。她那刻着风霜皱纹

的白皙清秀的脸颊，舒展开了，一双明澈灼灼的闪亮的圆圆眼眸，依然焕发着青年人蓬勃的光彩，不知道她实际年龄的人，都说她像五十多岁的女人，还挺年轻。严鹃也常聊以自慰：“真的，我咋的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老呢！”

这天，严鹃像往常一样沿河边跑了一圈，太阳自东边建筑工地冉冉升起了，金红耀眼的光束，洒射在柳荫中，投下来一条条明亮淡红的光带。严鹃站在一棵树下，将右腿往树干上高高地蹬到和胸脯一般齐，然后有力地蹬出左腿……她满意地笑了，浑身有股舒适感，随即迈开轻捷的步子，兴致勃勃地穿过马路，朝胡同里一座树木森森的大院子跑来。

从外面看：整个院墙几乎被高大的法国梧桐、杨树、槐树和松、柏紧紧地包围住了，将几排灰色的四层砖楼密匝匝地遮挡住，呈现出一派郁郁葱葱的夏季浓绿。这些房子是机关专门为离休老干部盖的，十分幽静宜人，似乎与马路对面河滨矗立的一座座充满现代化的高楼，喧嚣沸腾的工地，隔得老远了。不知为什么，严鹃总对自己楼前那几棵高大枝叶茂密的核桃树，泛起一阵异样的感情；春三月，看着它浸透青苔浆液的枝桠上面，迸发出紫褐色的芽苞，眨眼工夫抽出娇嫩的绿叶。到了盛夏，遮满了大片浓荫的枝梢上，开始结着一颗颗圆硕青色的果实，可惜，还没有等到它成熟，就被大院里淘气的孩子们打光了。这样年复一年地过了十几个年头，核桃树长得快够到三楼了，仍然没有留下熟透皱皮的核桃。严鹃时常替它惋惜，同时也情不自禁地唤起年轻时在太行山区，在核桃树下度过的甜蜜夜晚的回忆。咳！人老了追寻逝去的年华，难道也是一种享受？严鹃仰望那些挂满枝头累累的核桃，在晨风中微微摇曳，暗自哀叹它们未来的命运。她默默地凝视片刻，忽然想起该回家做早饭了，低头瞧瞧，差一刻钟才到6点，便又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才爬上三楼。

儿子太行还在睡大觉，低垂的墨绿色的窗帘遮得房间幽暗

凉爽，阳光自窗帘缝里漏进一溜光亮。三室一厅的宽敞屋子中，静悄悄的，儿媳妇已到外地出差，唯一的六岁孙子随着姥爷到北戴河去了。家里只剩下他们母子二人，餐桌上摆着煮好的鸡蛋和咸花生米。当她走进厨房煮牛奶的工夫，儿子光着肌肉发达结实的膀子，穿条短裤，趿着拖鞋边打呵欠边自卧室走出来，睡眼惺松地问：“妈！又跑了二千米？”

“嘿！今儿个我快跑了二千五百米啦！”严鹃端着两碗热腾腾的牛奶，得意地挺直腰板说，“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如果不是给你这懒小子弄早饭，我还要在河边遛弯儿。”

“妈！以后我自己煮好啦，你就多锻炼一会儿。”

“别啦，到时候来不及上班，啃块面包就走。”

做母亲的心疼儿子，总把年近四十岁的太行当成小孩子，将抹好果酱的面包，和剥好的咸鸭蛋放在碟里，推在太行的跟前。就在太行喝完牛奶，掏出手绢满足地擦拭嘴角的面包渣时，严鹃的心猛然一动：儿子明亮光彩的大眼睛，黑刷刷整齐的眉毛，和他那端正高高的鼻翼，多么酷似牺牲的丈夫黄河啊！只有那略微噉起的厚上唇，急快的动作，太像自己了。

“妈！你干么老瞅着我？”

“我……我发现你又胖啦……”严鹃慌忙遮掩她内心的思绪，很快收拾完桌子，转身进到厨房里高声嘱咐道，“太行！别忘了，中午的饭盒放在冰箱里。”

“唔！听见了。”儿子返回自己的卧室穿衣服，痛快地答应。

严鹃还是不放心地看着腕上的手表，差一刻钟7点，儿子机关的班车6点50分就停河滨的街边，她着急地催促道：“太行，就差10分钟了，你还不快点儿走，磨磨蹭蹭的，再晚了就赶不上班车了。”

太行在屋内窸窸窣窣地翻弄什么，无可奈何地笑着搭腔：“妈！你真爱操心，我今天到市里办事，8点半再走。”

严鹃放心地回到她的卧室兼书房，阳光已经照射进一道明朗柔和的光线，屋子虽说不大，布置得却雅致整洁。靠墙是两张单人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摆着一盆青翠绿云般的文竹，长得茂盛婀娜。对面是两个旧式硬木棕栗色书橱，靠一头的木床上铺着带有印象派绿白相间花纹的床罩，是儿媳妇给她买的。窗帘也是淡绿，连临窗写字台玻璃罩下垫的绒布也是一色墨绿。墙角花架上的一棵叶子肥厚的龟背竹，挺拔着高耸引人注目的姿态，叶尖几乎快长到房顶了。绿的色彩，绿的世界，说明了女主人对色调的一种爱好，因此即使外面的阳光炙热，屋内却洋溢着令人产生凉爽感觉的绿的光波，生机盎然，就连书橱、家具都被擦得一尘不染，闪出油漆的光泽。严鹃很喜欢自己的房间，这是她的斗室，也是她思绪自由翱翔的世界。想想以往战争年代住石洞、宿野洼的日子，她对今日的生活够知足的了，从来没有向组织上提过什么要求，也不向单位要车，尽管她是司局级干部是可以要车的。兜里揣张月票，可以跑遍京城了，何况她又不是那种爱逛商店的人。至于穿着，她从不讲究，夏天有几件穿了十几年的白绸短衫、青绸长裤，和两条藏兰色的横罗裙子，就够打发炎热的酷暑了。儿媳妇总嫌婆婆打扮得太老气，特意给她做了两件素紫花柔姿纱短衫，一套灰色花纹的阿婆服，现在穿在身上，更显得身条轻盈飘逸，因此她常半开玩笑地对儿子和儿媳妇说：“改革的浪潮冲击到我的身上了，我这个自幼不喜欢穿花衣裳的人，如今老了倒穿起花衣服了，也要打扮打扮了。”

儿子是建筑设计院的一名工程师，他所设计的外形新颖悦目的楼房图纸，曾经被用在京城的楼群之中，因此使得不懂建筑的严鹃也对图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儿凝聚着儿子的智慧和心血啊！她常向太行念叨：老一辈的用鲜血解放了祖国大地，你们这些搞建筑的犹如园丁，将大地、城市装扮得更加现代化，愈美愈好。她带出关心儿子事业的语气问道：

“太行！你到市里有啥事？”

“哎呀！我都跟你汇报呀？我是参加一个图纸的审定。妈！你快写字吧！我都快四十岁了，你还天天问这问哪的。”

严鹄不吱声了，她已习惯了儿子这种不耐烦的语气。是啊！自离休后自己变得爱唠唠叨叨了，也许是闲的？开始，她乍从热爱和倾注全部心血的教育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感到一种失落和空虚。但她毕竟是个意志刚强的女人，很快重新意识到自我存在的价值，重新燃起了追求的热望。除去参加咨询和被邀请的会议，她在墨海里学习游泳，先自幼年临摹的柳公权字帖学起，每天早饭后练三个小时，如今钉在书橱的一条拉线上面，用夹子夹着她写的一条条字幅，工工整整，笔力刚劲有力，曾获得辅导教师的夸奖。严鹄并不满足，她觉得形似难神似更难。正当她将昨天洗好的毛笔自笔筒中取出，打开砚盒，摆好从荣宝斋买来的宣纸，太行忽然在他屋内用大嗓门喊了一声：

“妈！我忘了告诉你啦，昨天晚上你出去散步时，有一封信我放进你抽屉里了。”

严鹄打开抽屉，一封辗转数次皱巴巴的信放在里面，寄发的地址十分陌生，那儿没有老熟人呀！是谁写的？便急忙拆开，开头几句话就像磁石般地立刻把她吸引住了：

严鹄同志：

自太行一别，屈指三十七年了，十分想念。只听老战友传说黄河同志已牺牲，但也不知确切消息，但愿这不是真的。现在回忆我们在太行的那段战斗生涯，思之异常珍贵。最近因为我要写回忆录，整理旧笔记本时发现你与黄河抱着孩子的照片，实在太难得了。听说你从事教育工作，又不知详细地址，就贸然写信，收到后务必来信为盼！你的老战友曾岩草书。

又：我南下后已结婚，生二子一女，生活很美满。

严鹄抑制不住的心头怦怦剧跳，她浑身颤抖，激动地取出用草纸包着的旧黄照片时，手指都在哆嗦，眼睛刹那被泪水糊住了，唰唰唰淌流下来，天哪！做梦也没想到这张早被她认为不可能见到的照片，还保留着。这是她与丈夫和孩子唯一的一张合照，也可以说是黄河唯一的一张遗像啊！那时，在黄河边石崖放羊娃出身的黄河，是那么的年轻英俊，匀称的高高身材，穿着一身洗褪色的灰棉军装，因为拍照时阳光强烈，端正的帽檐下微微眯缝着那双明亮温和的大眼睛。他怀里抱着刚三个多月的儿子太行，孩子的脸蛋胖乎乎的，睁着两只亮晶晶的黑眼珠，无忧无虑地望着前面，身上穿着厚厚的青布棉袄裤，房东儿媳给缝的绣着金丝线虎头的红布棉风帽，几乎将他的前额遮住了。而自己呢？也许是因为身材单薄的缘故，穿着的灰布棉军装又肥又大，幸而她扎条皮带，才显出她那腰身纤细的轮廓。在他们的背后是房东家的石砌短墙，和一株枝叶伸展出来的柿子树，还有门前的青石碾盘。这一切都引起她心弦激荡。她把自己的脸紧紧贴住丈夫的照片，用手抹掉湿漉漉泪珠，带出不寻常的哭音呼唤：

“太行！你快过来，快过来呀！”

儿子结着短衫的纽扣，慌张地跑过来问：“什么事？妈！”

严鹄用手擦淌不断的泪水，把像片递到儿子手中，望着他哽咽地说：“孩子！你不是老说没见到过爸爸吗？不知道他长得啥模样呀？看！这就是你爸爸的照片呀！是你三个多月时照的，你刚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啊！太行，这也是你爸爸留下的唯一的照片啊，是写信的这个叔叔找出来给咱们寄来的。”

太行默默地瞅着父亲年轻英俊的面容，他的心仿若被刀挖般地难过，眼睛热辣辣地酸胀，勉强忍住眼眶里滚动的热泪，不

让它流出来。他真想抱住妈妈，抱住爸爸的这张照片，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爸爸！我终于看见你的真实面容了，看见你挺直的身躯了，看到你抱着我是那么的幸福高兴！轮廓柔和的嘴角漾出欣快的微笑。但他惟恐引起妈妈的悲痛，用手擦擦泪水，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坐到沙发上面，眼睛仍然不离开父亲那双温和明亮的大眼睛，黑刷刷的眉毛，端正高高的鼻梁，光净的下巴，不禁暗自痛心呼唤：“爸爸！你若是活到现在，那该多好啊！”

太行一直被抚养在老乡家里到三岁，也就是全国解放的1948年的冬天，才把他接到沿江省沿江市。第一次见到的“父亲”罗东是个体格健壮，和蔼可亲的人，他幼小的心灵就以为是自己亲生的父亲了。罗东异常疼爱他，每星期六晚上自幼儿园接回家，星期一早晨送他回去。每逢节假日，让他骑在脖子上看扭秧歌，到鸭绿江边游泳，或者同母亲到绿江公园看樱花、玩滑梯，他的童年是愉快幸福的，“父亲”将他全部的爱心都倾注到自己身上了，甚至比母亲的照顾关心还要周到。没有多久，美帝的侵略火焰蔓延到鸭绿江边，“父亲”就过江参加抗美援朝去了。一个多月以后，他被一个熟识的阿姨自幼儿园领回家来，母亲正趴在床上恸哭，那位阿姨悄悄地退出去，而母亲突然把他搂在怀里，哽咽地哭道：“太行！你‘爸爸’一过江就被美国飞机炸死了，孩子！他连个尸首都炸得找不到了，他丢下咱们啦，妈妈的命真苦……”刚懂事的太行恨死了美国飞机，几乎天天嗡嗡地从天空飞过，有时向市里投掷炸弹，夜间来空袭，幼儿园的老师领着他们一天钻好几次防空洞，吓得孩子们哇哇地直哭，而江对岸的朝鲜则是火光冲天，硝烟迷漫，传来炸弹咕咚咕咚的巨大爆炸声。如今“爸爸”就被炸死在那里了，再也回不来了，太行搂着妈妈的脖子号啕大哭，心想再也见不到可爱的“爸爸”了。自那以后他才懂得失掉父亲的痛苦，当他看到小朋友们让父亲牵着手，蹦蹦跳跳地往自己家中走时，他羡慕的眼睛里闪着泪光，多么希

望有个温暖团圆的家啊！直到上初中的那一年，母亲才正式告诉他，罗东是他的继父，亲生的父亲黄河早在1946年冬天就牺牲在国民党手里了。太行虽然多次询问父亲的长相模样，是什么脾气，与继父罗东有哪些不同？尽管母亲充满感情地说得很详细，脑子里依然是模糊的，仅是想象中的。今天父亲真真实实的面容就摆在自己的眼前，而且是个挺英俊文雅的小伙子，怪不得妈妈经常用夸耀的口吻对他说：“你爸爸比我长得好。”太行第一次看见妈妈在太行山区拍的照片，她圆圆的脸庞清秀，一双眼睛透露出澈亮的灵气，他差点冲口说出：“妈！你俩真相配啊！”但他没有说出口，神色激动地问道：“妈！如果爸爸活着，该有六十多岁了吧？”

“他比我小一岁，刚六十一岁。”严鹄抹着眼泪说道，“如果活着，还能干不少事情。”

“那罗东继父呢？”

“他比我大二岁，六十四岁了。”严鹄深深地一声叹息，“牺牲时才三十多岁啊！”

太行心疼地瞧着额头布着细密皱纹的母亲的脸，心如刀绞，咳！她年轻时就失掉了两个丈夫，孤身二人，一辈子过得多不容易啊！他用手擦擦眼睛，哽声说：“妈！如果曾岩叔叔不寄这张照片来，恐怕我一辈子也不知道爸爸是什么模样了。”

“儿子！我的可怜的儿子哟！”严鹄抱住太行结实的肩膀，趴在上面失声啜泣，“我现在有时还常会见你爸爸呢。”

“那继父呢？”太行觉得不该问还是问道，“也常梦见吗？”

“也梦见，咳！”

“妈！”太行很想知道母亲梦中的父亲，低下头问，“你常梦见跟我爸爸干什么？”

“我常梦见我跟你爸爸被迫得往山上跑，他跑上崖头被敌人抓住了，急得我直喊，一下子就惊醒了。太行！不知道我是神经

衰弱咋的,我做的梦都是战争年代的事。”严鹄若有所思地盯住儿子,无限感慨地说,“也许战争在我们这代人的脑海里刻的轮印太深了,都三十七八年了,可还常常梦见日本鬼子那时候的大扫荡。咳!你们这些年轻人是不会理解的,这就叫做时代不同啊!”

“妈!你别太难过了,我将照片翻拍放大好吗?”

严鹄点点头。她自第二个丈夫罗东牺牲后,始终没有摆过他的照片,因为黄河没有照片,她不能只摆罗东的,否则就太不公平了,将对不起黄河。尽管她对罗东有过少女的初恋,燃烧过发自内心纯真炽热的爱情火焰,而且又共同生活了四年,可是她又怎能忘却第一个丈夫黄河啊!黄河对她太好了,是执拗真挚地爱着自己,无微不至地照顾自己。咳!命运的逻辑是如此颠倒莫测,应该结合的没有结合,没有结合的又结合了,人生对她严鹄是这么的残酷无情!百般摧残她的青春年华,不到三十岁连续丧失两个亲人,三十多年来一直过着寡居的生活。虽说有不少热心肠的同志,给她介绍伴侣,都被她拒绝了。黄河、罗东是她终生难忘的两个丈夫,任何人都不能代替这种爱,填补她的生活。可这些话,怎能跟儿子说呀?她轻轻地推开儿子的身子,将手中的照片放在桌上,情绪稍微变得平静,抬起眼睛催促道:“太行,你该走了。”

儿子没有走,离开会的时间还有半个多钟头,他不忍心抛开母亲,这个工夫还可以陪陪她,说说话,尽量减少母亲此时内心的痛楚。太行深知母亲是个意志坚强乐观豁达的女人,从来没有过唉声叹气,今天突然见到爸爸的照片,触景生情,往事如潮,她哪能一时从内心苦楚中解脱开啊?为了转移妈妈的郁闷心情,他带出由衷敬佩的语气说道:

“妈!你虽然个人生活遭受不幸,可没有虚度年华,事业心很强,干起工作来不要命,就是有时性子太急。无论上级、下级

都非常敬重你，说你有魄力，有干劲，不像有些女同志罗罗嗦嗦，你办事干脆果断。妈！在这方面我自愧不如呢。”

严鹄知道儿子在宽慰自己，她勉强露出笑意，瞅瞅太行说：“看！你倒夸起妈来啦。”

“妈！这是真心话。”儿子看到妈妈的脸色稍微松快，他把眼睛盯向那棵挺拔的龟背竹，故意惊喜说道，“妈！龟背竹又往上蹿了。妈！你养得真不错，比我们办公室的好多啦。”

严鹄见儿子东拉西扯，竭力在分散她的注意力，微笑地提醒说：“太行，快到时间啦，迟到了可不好啊！”

儿子走后，严鹄昔日潜心致意陶醉于书法的兴趣消失了。她沏杯热茶，回到弹簧有点塌陷的单人沙发上面，想静下心来，却怎么也静不下来。眼睛呆呆地凝视着黄河的照片，他微微翕张的轮廓清晰柔和的嘴角，正冲她深情地微笑。说起来，这张照片的拍摄是很偶然的，那天她和黄河抱着太行自房东家高高兴兴地走出来，正碰见报社的记者曾岩，他挎着个自日军中缴获的照像机，笑吟吟地对他俩说：

“快站好！给你们两口子和小家伙照张像。”

照完他就回总部去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更想不到他竟保留着这张珍贵的照片。信封上的地址是B省新闻出版局，还干他的老本行，真是似水流年啊！

不知受到一种什么心情的支配，严鹄站起身走近书橱，将底层的一本绛紫色缎面的照像册拿出来，掀开第一页，嵌在像角中间六寸的是她与罗东和太行的第一次合影。那是刚把太行接回沿江市的第三天，罗东特意给儿子到百货公司买了一套红毛绒的外套，罗东也穿上新做好的蓝咔叽布的棉制服，皮帽戴得端端正正，淳厚的略宽脸膛浮出欣悦的笑容，粗浓的眉毛往上舒展开，沉稳的目光注视着镜头。他用一只坚实的大手紧紧搂住穿红毛绒大衣的儿子，按在他的膝盖上面，好像怕他再走掉似的。

当时的严鹄从来没有见他这么高兴过，罗东在晚上尽情地喝了半瓶“五粮液”，使年轻的母亲心头流过一股甜酸酸的滋味，亲父亲也不过如此啊！她被感动得几乎掉下眼泪，罗东真是名副其实的好爸爸啊！剩下的一些照片便是罗东牵着太行的小手，在绿江公园樱花树下照的，再以后的就是太行一个人或跟自己照的了。那时罗东太忙，又没有照像机，都是同游的同志给拍下来的。今天让严鹄最遗憾和痛心的就是在罗东赴朝之前，也没有留下最后的一张照片啊！在临出发的那年冬天夜晚，严鹄还没有给他缝完棉手套的最后几针线，就被召集紧急出发了，他走得那么匆忙！把线扯断，只回头深情默默瞧她一眼，便匆匆转身走了，从此再也回不来了。想起这些，严鹄的心一阵阵猛烈抽搐，她仔细端详着那张淳厚真诚的面孔，泣不成声地喃喃自语：

“罗东！你还不如黄河啊！宽浑县为黄河立了墓碑，放在烈士陵园中，而你却不见尸体，完全融化在朝鲜冰雪茫茫的大地中了，铸在那儿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无名烈士碑文中了。而真正的墓碑还刻在我的心中呀！活在熟悉的老战友们的记忆里……罗东！罗东啊……”

她勉强遏制住泪水的涌流，陷入一片遥远深沉的思念里，似乎有些梦幻，神驰恍惚：蓦然感受到有一只宽厚的大手，重重地抚摸着她的脸颊、肩膀，甚至连低沉炽热的呼唤都听见了，只有罗东才这样亲昵地称呼她：“鸽子！”严鹄一惊，那只厚重有力的大手，忽而变成了一只软呼呼的手掌，像怕触疼似的轻轻地摸着、温存着，柔情而体贴。是呀！两个男人的性格不同，表达的爱的方式也不一样啊！她竭力将埋藏在记忆底层甜蜜幸福的一切细节压下去，但却又像无法控制的喷涌热浪般翻搅上来，在脑海中闪现出来。罗东！黄河！她反复不止一次在内心深处激动地呼唤，将两个人的照片并排放在桌子上面，这样她似乎获得了一种心态上的平衡与慰藉，缓缓地出口长气。